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 窗外的桑樹

戴南祥

在我居室的窗外有株桑樹，抬頭就能觀望到它，大約有六七米高，六條枝椏，枝葉稚嫩青蔥，非常繁茂，彷彿是匠心獨運的畫家用最簡潔的筆墨畫出的畫，柔和的綠色佔據了我的目光。這株桑樹是我臨窗眺望的第一道風景，在人們每天經過的路邊站了有好幾年了，春夏秋冬，寒來暑往，都以它獨特的身姿迎來送往每一個路過它的人，一天天，一年年……

依稀記得，之前居室的窗外並沒有這株桑樹。不知何時，靠牆根的泥土裡冒出一小小青草，一根筷子高，我心生好奇地打量著它：莖桿如手指頭大，葉片呈卵形且邊緣有鋸齒，莖葉均長滿纖細的茸毛。眼下正值嚴冬，萬物凋零，它居然滋潤地溢出縷縷新綠。

它何時潛入這裡呢？一顆小種子要變成一棵大樹，那可真是一段漫長又奇妙的旅程——我開始琢磨這株桑樹的故事。一開始，它也是一顆小不點兒的種子呀，它是咋變成現在這麼威風的模樣呢？它可能就是被風或者小鳥帶到了這裡，然後呢，它就在土裡安了家，思前想後，終不得其

解。不明白也罷，花草也有生命，它靜靜地佇立，就當是大自然不經意間遺落的一抹綠意吧。

歲月悠悠，這株不起眼的野生桑樹已悄然長成了胳膊粗細，竟然自成天地。它沒有受到過多的關注與呵護，不作截枝整修，聽其自然生長，但卻以頑強的生命力，扎根在這片土地上，默默地生長、開花、結果，長成蔭蔽三層樓房寬廣的蓬鬆大樹。它的存在，不僅為居民區增添了一抹獨特的風景，也為那些有幸與它相遇的人帶來了一份來自大自然的驚喜與感動。

「蠶生春三月，春桑正含綠。」每年農曆三月後，南方雨水充沛，桑樹披上了一身嫩綠的新裝，枝頭綻放出一簇簇淡紫色的花朵，淡淡的花香吸引著蜜蜂和蝴蝶前來採蜜授粉。隨著季節的更迭，桑葉也逐漸變得肥厚而深綠，為蠶寶寶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。在這株被春光沐浴的桑樹嫩芽下，巴金筆下的蠶種悄然甦醒，童年裡那些快樂時光鮮活起來，孩子們又開始點燃了養蠶的熱情。每天放學路上，他們都特意繞道來爭採新鮮的桑葉餵養蠶寶

寶，為蠶寶寶準備晚餐。我想，如今桑樹漸少，時日不久，這株綠意盎然的桑樹肯定只會剩下光禿禿的枝條了。

每次我清晨出門時，總要在桑樹旁站立片刻，經常發現那株桑樹上有一群小麻雀歡快地躍動。它們彷彿在進行一場晨練，嘰嘰喳喳地暢談著天空的廣闊與大地的遼闊。時而在這根樹枝上輕盈跳躍，時而結伴飛過天空，留下悅耳的鳴叫聲。

每一個季節都有其獨特的風物相伴而行。記得去年剛入夏不久，我無意看到桑樹結了果子，猶如掛在樹上的毛毛蟲一樣，讓我驚訝：一株不起眼的野生桑樹竟然掛果了！果子多為綠色，它應該尚未成熟，但也可以吃，據說味道青澀、酸溜。每年一到這個時候，孩子們歡笑著在這桑樹下追逐嬉戲，他們的小手靈活地摘下一顆顆桑果，臉上洋溢著滿足和幸福的笑容。路過的大人們也不時駐足，也從樹上摘下幾串桑果往嘴裡塞，回味著兒時那簡單而純粹的快樂。

仲夏時節，蟬鳴聲為夏日繪上了一筆生動的旋律，而窗外的桑樹便是它們的

樂園。那聲音，時而悠長，時而短促，清晰而凝重，彷彿是兩滴輕打芭蕉的韻律。無論是在家中的客廳，還是小區的健身綠道，都能聽到這蟬鳴的聲音，它似乎無處不在。有幾天在傍晚時分，我躡手躡腳向桑樹靠近，尋找著蟬的蹤跡，當靠近樹底時，蟬聲突然停止，就像是知道有人來了一般。不一會，這些蟬會振翅高飛，飛向遠方——我每次都撲了個空。

春華秋實，秋風吹盡。推窗遠眺，窗外這株桑樹的葉子開始一片片凋零了，葉子像一把把打折的雙刀劍一樣蜷縮起來，不多的枝條也折的折、斷的斷。一夜之間，桑樹被突變的天氣虐的面目全非，讓我很是驚訝，是呀，無論它怎麼堅硬的身軀，也奈何不了外界的打壓，儘管它還有充滿活力的根莖，但終歸還是一樣平靜的接受大自然賦予的雨雪風霜。路旁還是人來人往，只是少了它搖曳的身姿與滿身嫩綠的葉子，多了幾分蒼涼。

這株桑樹雖然不是我種的，但追根溯源，在樹的生涯裡，卻深藏著我的一份真情摯愛。它彷彿是藍天白雲層邊一抹輕柔的微笑，給人以安慰、鼓勵和期待，把生命的意義不斷地拓遠拓深。再過幾年，這株小樹也許就要茂密參天長過我的窗戶，潛在她生命裡的那種精神，是不是也要溢出我的遐想？又或許，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每當春風拂過，每當夏雨傾盆，每當秋葉飄落，每當冬雪覆蓋，這棵桑樹會老去、枯萎，都會以它獨特的方式，訴說著那些關於生命、關於自然的美好故事。

# 鄉情依依滿胸懷

張彩霞

冬日的夕陽沉得早，餘暉與薄霧交融，洩染出村莊朦朧的輪廓。車子滑過鄉間平坦的柏油路，一種深沉的放鬆感從心底漾開，沖刷掉城裡的紛擾。臉貼近微涼的車窗，目光貪婪地捕捉著窗外。

雖已是深冬，村莊依舊寧靜。偶有寒鳥掠過樹梢，留下短促的清啼；遠處三三兩兩的煙囪靜默著；村道整潔，小院別緻，現代的養殖大棚與連綿的蔬菜棚在夕陽下閃著光；古色木欄圍起的小公園或健身廣場隨處可見。每次歸來，心底總浮起同一個念頭：待塵埃落定，便歸來，擇一隅建個書齋，遠離塵囂，寫字讀書。倦了，便散步阡陌，侍弄瓜菜，看日月輪轉，聽四時風聲。

推開老院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，清冷的月色與我一同踏入。橘黃的燈光下，七十多歲的母親正擺弄碗筷，騰騰熱氣攜著久違的飯香，瞬間填滿了屋子。她笑著接過我們手裡的大包小包，催促洗手吃飯。我和弟弟脫去棉衣，攙父親在圓桌旁坐定。桌上熱氣騰騰：久別的拼三鮮，酸爽的涼拌油潑鹹菜絲，胖墩墩的蘿蔔餛飩蒸餃……熟悉的滋味在舌尖漫開。母親絮叨著村裡的新事：許多地把地包給了合作社；張家老二辭了城裡的差事，回鄉搞起了畜牧業；李家女婿推廣一種新型取暖設備，接上房頂的太陽能板，屋裡又暖又乾

淨。她感歎道：「往後，莊戶人再不用燒柴火嘍。」

母親的話像一顆石子投入深潭。不燒柴火了？那曾是我兒時天空最柔軟的筆觸。我的目光飄向屋外煙囪沉默的剪影，思緒不由自主，輕輕落在那個炊煙裊裊的村莊裡。

那時的村莊是熱鬧的。清晨，此起彼伏的雞鳴犬吠將人喚醒。家家灶房忙碌，黃泥煙口吐出灰白的煙，風一吹便斜斜地牽著雲彩。簡陋的灶膛裡，柴火辟啪爆出火星，鍋碗碰撞，水汽攜著草灰的味道氤氳了整個土屋。

傍晚放學，遠遠望見家門口老榆樹樹頭，一柱炊煙正從容地伸向灰藍的天穹。小小的我屏住呼吸，那飄散的煙縷，分明是無聲的召喚，心底湧起回家的暖流，腳步也禁不住雀躍。空氣裡瀰漫著蔥花煸鍋的濃香，大鐵鍋裡咕嘟著白菜燉粉條，大鋁鍋咕嘟著金黃的小米粥，鍋底常常結著薄薄一層焦香的痂，那是記憶裡最紮實、最熨帖的甜香。

柴草的煙火氣裡，總纏繞著母親的身影。我七八歲就學著幫襯：照看弟弟，喂雞餵豬，拔豬草。母親燒飯時，我蹣跚把灶膛的灰掏進簸箕，歪歪斜斜提到豬圈倒掉，回來時懷裡總不忘攬一大抱乾透的玉米糶。刷鍋、添水，看母親揉麵團、鋪籠

布，將白胖的饅頭請進蒸籠。灶膛的火光跳躍，映著母親額頭的汗珠，我添著柴，講著學校裡的樂子。有時拉上弟弟跑到院中，仰頭癡看那炊煙。無風的日子，煙柱直直向上，升到極高處，才慢慢瀰散，融入深空。心底會悄悄揣摩：這些輕煙最後去了哪裡？高天之外，它們會不會思念升起的地方？兒時的我，竟也萌生了隨那炊煙一同遠行的渴念。

夜幕四合，母親掩上虛掩的柴門，領我去鄰家串門。暖烘烘的土炕頭，煤油燈昏黃的光暈在牆上跳動。幾位嬸子圍著爐子納鞋底，飛針走線間，東家長西家短的話語像爐火一樣暖融。燈芯偶或爆出一朵燈花，浮起一縷細弱的黑煙。有時大嬸會捧出一簸箕噴香的炒瓜子，最難得是炒混合米——麻籽、燕麥鹽水浸過，與熟糜子、高粱攪勻，嚼在嘴裡滿口生香。只是這般美味並非常有。夜深人靜時，幾聲犬吠，偶有羊羔睡意朦朧的「咩」聲，襯得夜晚更加空寂寧安。

月輪漸升，有時，真覺得是那炊煙托起了它，待月色鋪滿屋脊，老井和沉睡的田野，便也悄悄流過我整個懵懂的童年。

院中寒氣侵骨，父母已安睡。我獨自佇立，夜色無邊，試圖捕捉那縷遠逝的記憶。煙囪沉靜，然而記憶深處那灰白的煙柱，混合著柴草的氣息和小米粥翻滾的聲音，帶著遙遠的暖意，從心底某個角落悄然升起，無聲地瀰漫，籠罩著我。眼前新式的屋頂在月下閃著冷硬的光澤，廚房飄出的熱風乾燥潔淨，卻沒有了那柴草燃燒時特有的、混合著些許喻人味道的溫熱與生息。

華里，親情、友情、懵懂的情愫，夢想與一次次碰撞的挫折……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片段，悄然喚醒我心底沉埋的記憶波瀾，心頭也隨之微微震顫。

「就它們吧。」起身合上書頁時，我才恍然發覺這書屋竟比初入眼簾時更為蒼老。剛才沉浸於字句間未曾留意的「嗒嗒」聲響，並非來自牆上的掛鐘，它源於屋頂老朽的水管，冰冷的水珠不疾不徐地墜落，匯聚在桶底，悄然沒過了接水處黯淡的金屬箍沿。

櫃檯後戴著老花鏡的店主，目光從鏡片上方溫和地望向我。結賬的間隙，他輕撫著包書的舊報紙，告訴我「知舊」已有幾十載春秋。說起電子閱讀的洶湧浪潮，說起人們茶餘飯後的百種消遣，這舊書的營生自然越發冷清孤寂。「有時也想關掉算了，」他的聲音平和，並未有太多波瀾，只是眼角細密的皺紋在略顯昏暗的光線裡彷彿更深了些，「但年輕時就想開這樣一間小書店，能守著這些老書。」他選「知舊」作名，正是企盼著尋得知音，能透過這泛黃變脆的紙頁，觸摸到往昔的溫度，尋得那靈魂深處的一聲迴響。他挑選架上的每一本書，都像在篩選老友，不存半點敷衍。經年累月，小小的「知舊」也悄悄攢下了一批忠實的老主顧。

經他一提，我才留意環顧，下午寥寥幾位進店的客人，多半依然在書架間流連，或埋首於矮凳上。他們不也是在書頁裡「泡」了整個悠長午後？

「他們啊，」店主順著我的目光看去，眼角的紋路似乎舒展了些，「都是『知舊』的故交了。」這輕描淡寫的一句，倒像是點穿了書屋的某種秘辛。

書款付畢，腳步卻在門口遲疑。再回望一眼這隱於城市一隅、與梧桐相伴的靜默所在。一座城市，或許不能沒有一片這樣倔強佇立的老書屋，亦不能缺了這樣一位甘於守望的情懷經營者。

它們像是城市肌理中深沉的文化細胞，不言不語，卻默默守護著紙頁間世代相傳的文明星火。而如我輩讀者，則是這些星火的傳遞者與共享者，每一次指尖劃過舊書溫潤的紙頁，便是在時空中打撈沉船，重新擦亮被遺忘的珍珠，賦予舊物以嶄新的生命光澤與心靈觸動。

在這喧囂的洪流中，「知舊」如同一位閱盡千帆的老者，以它的破舊與堅守，對我們輕聲提醒：腳步匆匆時，不妨稍停一停，在這慢下來的縫隙裡，重新傾聽那些唯有泛黃書頁才能娓娓道來的古老故事。門外梧桐枝葉輕輕搖曳，似乎也默許著這份古老書香的邀約。

# 知舊書屋的時光邀約

王帥詩

日子在行色匆匆裡日復一日碾過，有時，總感到一絲喧囂中的落寞盤旋心頭，彷彿喧囂越甚，那點落寞便越是頑固。說不清究竟缺了什麼，只是高樓車流間，心頭偶爾會生出一絲難以名狀的尋覓。

所幸，這份落寞總能在舊書屋裡獲得沉靜的撫慰。

那日無意間抬頭，馬路對面一棵蒼鬱梧桐的枝葉掩映裡，靜默立著一間老書屋。午後的陽光篩過葉隙，斑駁地落在它的木招牌上，那被歲月啃噬得邊角模糊的木板上，「知舊」兩個紅字依然遒勁有力，透著一股沉靜的底氣。它像一個含著溫婉的存在，斂著聲息，等待著被有心人發現。

推門而入，瞬間被一種熟悉而令人心安的氣息包裹，那是陳舊紙張混合著淡淡灰塵，又或許還有一絲老木頭在時間裡沉澱下來的氣味。

書屋不大，布局簡樸。中間幾塊木板支起的展台，邊角已磨得光滑發亮，其上錯落擺放著過期的雜誌和厚厚的歷史、軍事類舊書。

環繞四壁是老舊的書架，雖然漆皮剝落，木色黯淡，卻分門別類得極是清晰：歷史考古、人物傳記、科學技術、中外文學……標識雖褪色，卻不失莊嚴，方便來者按圖索驥。

我素愛文學，便向文學區信步走去。手指撫過一本散文集的書脊，又掂起一冊薄薄的小說集。

攜書尋到角落一隻矮小的馬扎坐下，就此潛入另一個世界。那散文集如同一扇明亮的窗，推開它，恍然聽見父母輩的生活現場：清苦卻不乏筋骨的日子，樸素中閃爍著精神的微光。

作者筆端流淌的不僅是記憶，更是對語言近乎虔誠的敬畏，字句間築起的不僅是篇章，更是那個年代的氣節。而那本小說集，如同遞到我手中的一面鏡，映照出的是作者年少時的跌宕：高中的青澀年

文藝副刊



海韻